



盧司馬殉忠寔錄序

閱史至張延賞害李晟馬燧汪伯彥害宗澤李經秦
檜害岳忠武父子固已皆裂汨湧憤懣填膺而或訾
之曰此伎功此通虜則又深笑其說彼寔患賊胆墮
駭而欲奔耳譬獵徒逐虎樵夫詫其狂逞惴：闌入
窟室若獵徒中裴旻其人恨不縛手足以免貽患即
日刺數虎捷於刺豕亦必此屬適有天幸非戰之能
其胸中寔不鮮有此奇偉卓犖之品奇偉卓犖之事
非心知其能然而阻撓之也司馬九台盧公之死於

虜也予哭之者三初聞其力戰而死乎適病起擲參
鏑折筇杖北望為位大慟曰使予輩存令此公死天
寔驕虜而取之以百万赤子即徐聞其阻議撫被陷
以調旅失援多方傾悞致身歿蒙謗則投袂裂視書
生墨吏之焰雄于九軍盧公一生殺虜殺寇過當諸
君乃不遺餘力為逆鬼報仇乎已從敝篋中得公牘
聖天矯綾文金篋長箋盈尺訂予以香山午橋之盟
甚切則尤歔歔泣教行下韓愈皇甫湜福先寺之絹
猶存而晉公之首已擊于李師道之客嗟乎傷哉公

友許君千載偉男子也以經筵武庫遊天下名公卿
間受知于公與公周旋患難爰著戎車日記一七寫
出鬚眉性情中間尤可憾者內以撫欺 聖明而不

以片語白公提督猶知服公正論而比肩樞督者不
知兵符督天下援兵而隸麾下者止二万已傳令十
五夜大殺而泥之以月夜不比雪夜破虜於深入非
十面會殲不可而詭言奇師用寡虜猶在牛欄面安
云已南下令與高監面議千閃万鏢以堅撫局堅撫
局非他畏虜耳身寔畏虜而必欲使他人亦分畏虜

之勢謗人實不畏虜而必欲致之死以明不畏虜之
禍毋論延賞伯彥有此媚骨無此辣手即與賊檜相
提而論恐此日之為金牌者不止十二矣今罪樞與
懦弁已敗露正法 聖明于公之忠勇任事兵寡卒
飢掣前竄後種：功罪洞若觀火公談笑九原正復
何憾惟是邊人畏虜已中于膏肓而不可解設無公
之智略胆勇與中部下精銳無論撫決不成即戰亦
果非勝着此予所以每一念公輒仰天鳴：思由公
之白骨而不得也

癸未秋日 鄙人薛竊拜述

荆溪盧司馬九台公殉忠寔錄

同邑許憲士雪城父著

樞督相左機緣

胞弟盧象觀幼哲父訂

戊寅三月虜十萬騎臨宣府盧公聞警夜馳邊城右
衛：將士云虜臨牆問撫插田員想係插吏求撫公
數詰之始知東奴挾插邀賞非真插也隨繕疏云撫
插不撫奴許市不許賞蓋因奴孽犯順不應言撫且
奴性甚狡求撫亦非真情插久婦奴法難輕賞遂相
持決旬日樞部手書云撫之便不覩卜夷往事實作

熟眠之卧牛耳耶公榜示夷人俾復我侵地还我叛
人而後議撫持議甚嚴樞部又馳手書來云宣府原
插夷口子東奴講撫應在夷州其意謂不主撫他督
可惟命虜見公榜書嚴正亦遂一旦遁去樞部慮邊
事必坏勢將為法死罪倘議撫或可幸苟免不則脫
樞部一席斯離患塹遂力圖大拜當日以墨衰鞞部
務長安犹不免訾議今且以衰經之身御紅袍登政
府何俟都人口誅恐楊公亦或內愧時石齋黃公廷
諍向折楊公相爭如虎因是楊公竟遭遠謫後幾覽

杖下獄楊公亦可畏哉維公亦馳手書諷之云變礼易
制誠非細事但使相業特盛無愧救時亦或一道惟
公好為之報書云某知决不議南陽李也公笑云羅
倫復官應在何日盖指石齋先生言也此時兩人已
相左然使楊公得脫樞務即相左亦或無害詎意

皇上命兼閣部因遺賺公云某以病行矣此座可惜
惟公念之公笑曰楊公欺吾未幾公以行外艰乞奔喪
楊公部務終不獲解遂决計講撫商通戎授意薊門
督監薊督嗜飲強半在醉梦中唯總監鄧希詔主之

督唯、而已後遂遣双瞽賣卜周元忠撫虜講撫因
與其遠人多熟識故遣之虜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
乃遣廢疾者來直玩侮耳欲斬之云元忠云此悉未便
講撫如撫議果成當有 天使來汝國也釋之都人
憤其大傷國體而瑞屏願公廷斥樞輔謂元忠不應
遺復補續糾之一時欽其丰采樞輔心啣願公後以
他事中公革職已而樞瑞持撫議並力都人謂樞瑞
已密請 聖裁否則閉寧警報狎主薊門而鄧監特
召諸帥悉赴幕中稱觴上壽虜即于是日從牆子嶺

入口鄧胆即如斗敢擅縱虜入乎當日樞瑞謂撫可
成將論功受賞取斗大黃金印懸後肘寧料薊督未
悉個中遂遭肢解公督師入關輒聞此報不禁心痛
次日 平臺召对公謂虜入內地傷重臣尚何撫之
可言立議主戰 皇上命出与樞臣及戎政總提協
商量都人謂 皇上受欺于若輩也已可概見何用
再商公特鑿之言戰絕不作商量語此公之与樞左
也將謂罪在公平然禍寔始此次日閣部入朝房就
公議徹左右逾時無一言徒進句浪戰三字撫議終

偏塞不能出口公乃挑選誓師樞部無計撓成遂疏
稱虜南下督臣枕擬趨牛欄票擬令督赴通与高監
面商相商通高監令与公密語意中此樞之与公左
也將謂罪不在樞乎公閱疏揭憤甚投揭拍案而嘆
遂相左之禍益不可解後樞部事：設陷公遂死嗟
嗟寧惟公死而公死之後名藩繫省會燔周元忠挑
釁速虜其肉尚容食耶然以罪歸之元忠而元忠不
足勝解將歸之鄧監而鄧已伏誅然則安歸乎都人
日歸之樞部而樞部徒艸虛銜仍以冠帶入閣辦事
俄假勦寇功廷臣並授賞樞遂復故官使樞部早
功罪惟我亦何慮边事坏而憂其罪且死耶

戎車日記

總督盧公於戊寅年四月十八日午時見白虹貫日
占者謂主大兵公憂之適是日公尊人從白登歸終
于濟上五月朔聞訃即日開報丁憂雲撫葉公立繕
疏代題時議奪情者交章飛奏公連篇累牘凡十上
蒙 俞允着回籍守制仍料理後代樞部楊公知東
虜必來且須公防秋勿願令卸責會推新督特以蜀
中陳公聞 命下之日公泣不已謂燕蜀相距八千
里計往返須四月何日得就苦次朝夕號痛心肝如

啗余沒旁時、為寬慰早夜和藥飲之至八月宣邊
虜臨牆求撫公力疾赴右衛偕諸將士嚴兵卧鼓閱
九月撫成秋信亦告竣陳公報至倒馬出關時下旬
八日也是日即將 欽頒旗牌符驗關防并吏書文
卷差官親齎交代訖又將原領坐名 勅諭進繳先
是二十五日申時接樞部插翎文為夷情緊急分置
諸大帥令宣雲晉三帥入援保定公曰悞矣虜逼漁
陽不令速達以衛 陵京乃迂途赴保定即因矯部
檄具發兵達居庸圍馬上飛催新督到任以便入衛

身先策兵行二十九日途次接奉 詔旨 賜劍印

命公督師公拜 命畢捧劍印入內所事見座後

屏幃大書文天祥正氣歌公仰視默然進卧室旁懸

關公象公命收貯之兆之非吉謂是徵乎公即掩泣

繕疏曰聞憂五月眊代眼穿今當離任歸奔忽值狡

奴內犯同仇赴敵分誼安辭疏畢仰天號曰某先人

之骨朽矣為之奈何先兩月新承 恩旨 寵封尚

書三代公感 國恩謂以此質先公于九原無媿忠

孝乃輕裝戴星進發刻期抵郊疏云臣本非軍旅長

材徒以痴心任事誼不避難但自臣父奄逝長途慘
懷煎迫方寸潰亂五官非復昔時並以草土之身踞
三軍之上豈惟瞻視不覺尤虞金鼓不靈意欲求皇
上另擇異能而盈廷交荐如李臨淮疏稱非公不堪
公遂受事語予曰作俑者誰乎樞部奪情并欲令予
變禮遣覲軍使亦守內艱三人俱以不祥之服臨戎
心竊病之起復新督亦屬樞議意欲令當事盡敗喪
禮以分已誓不滋重乎處心若此何足任天下大事
而与之共事吾君耶俟虜退後必 廷詰之行五日

入闕步詣至 陵恭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俯地祝曰

醜虜入犯仗 聖祖 烈宗在天之靈尚其殲諸境

外臣敢不竭蹶即入昌城呼援師先集者祇標營宣
鎮二枝挑選勁猛入幕醜酒同兩帥及中軍揚觴告
天曰藉若輩力先挫虜鋒俟闕寧雲晉畢集會師更
圖大勦殫力奮勉毋負任使如不用命軍法無赦時
十月初三日申刻也初三夜漏下鼓二部傳 聖諭
平臺召對即策馬夜詣都門平明入朝上諭遠來入
衛忠勤可嘉賜花銀蟒帶畢次問方畧公曰命臣督

師臣意主戰 上变色有頃曰朝廷原未有撫這都
是外臣議論向聞樞部曾以舞干羽于兩堵七旬有
苗格喻虜宜撫 皇上云虜与三苗不同三苗止自
固不服逆奴乃凌犯天朝大哉 皇言謂議出外廷
信有然也又曰但勦虜与勦寇不同卿宜慎重嗟々
公討寇時身先士卒想亦稔聞 天語聽慎重一語真
股肱之誼哉 奏对移時 命出与樞臣及戎政總
提協商量同時入对者並賜茶点特命賜公酒飯時
輝珥抱日但下有襟色一股如弓影上背公正仰觀

間 上令一瑞問主何占兆公應曰此滅奴之兆蓋
欲慰 聖懷壯國謨也出語占候吏謂曰生輝耳珥
文明之象下有弓影反背或不忠之臣与謀國者
相左耳公嘆息々之備述 廷对之語疑撫字忽出
叔聞公蓋不知長安中紛々藉々謂樞瑞密議講撫
行且輦金幣入虜穴樞部有事小樂天之疏長安中
錯愕相顧謂樞部有樂天之說而酋奴無畏天之心
極口嗤唾公在疚未遑聞聽今言主戰頗垂廷議公
亦不顧是夕詣安定門會議公就首座略讓謝而已

蓋以平時朝貴靡不誦大瑞居下座公慮失朝廷大
体復昌言主戰滿座嘿然惟曹司礼出一言畢竟盧
老先生是正論夜分乃別初五日皇上發帑金一万
兩以犒公勤王師余贊畫軍中並叨 皇恩拜受白
金四兩公令予成一盃隨口占二語胸藏武庫遊戎
馬手鑄金甌藉 聖朝命鐫于上以志美勞盛事公
即于是謝 恩辭^朝樞部詣朝房候中語公竟神情消
沮若翫翫不然出曰片晌亦無多言徒以勿浪戰為
錦囊叮寧教四公遂起別邊昌平諸帥聞之咸奔手

加額相率慶曰督師決意主戰我輩人胆今中樞戒
勿浪戰且上言外廷議撫我輩可勿作浪死歌矣公
乃言戰益力三鼓抵昌 皇上遣內侍帛幣金三万

兩銀牌大小三千扇綵緞五千匹付公犒功更賜御
馬^{百騎回馬}千匹鈔銀銀鞭五百枝以資撻伐公謂 皇猷果

壯若此而樞部持議若此彼無惑乎 皇上之以議
撫咎外廷也公決意言戰遣聞初三日所遣已獲虜
級報至喜動顏色犒賞如令即議發兵大戰擬諸大
帥于初旬後畢集城下令各選勁三百約十五夜分

四路十面襲劫虜營直衝而過刀必見血人必帶傷
馬必喘汗使虜驚潰自殺若虜臨時移動我兵抵就
各分頭子不難撥分襲轉其用不轉其体始終以此
法大殺一場違者處斬軍令總下忽于十二日酉時
接覲軍使手書大意謂十五夜皎月通宵不便扼襲
聞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我師分駐通昌去離虜
營甚遠數日內恐賊移營未免徒勞往返且奇師尤
宜用寡若四路十面仍是張皇堂正種々阻撓而三
屯營陳鎮又于是日亥時稟稱覲軍憲牌云賊勢南

逞業經飛調東行公頓足曰既手書相阻復調散我
兵劍印在我咎將安歸疏請分兵樞部撥宣雲晉三
鎮屬公号称二万兵符督天下援師而送二万相屬
意何如哉在公務盡忠蓋惟刻期議戰而已十四日
誓師鞏華淋漓抗愧公泣如雨甲皆泣沾襟而是夕
漏三下樞部疏揭至云虜已南下督臣犹擬趨牛欄
因復稟擬令督赴通与高監面商公嘆曰監云虜勢
南下樞復云然兩人如出一口夫我非避賊走空即
為偵探勿確 皇上將謂我何且令我赴通不過欲

令高監撓我師期耳出師之際而經沮喪猶望克捷
耶忿、不成寐十五日兵集順義約共襲叔京營三
提督詣營中謂孫堠去京通牛欄各三十里可帶
京營兵去彼策應先是曹司礼手書告公選京營勁
旅二千協勦公極感其誼因即命騎同行須臾至孫
堠忽遇虜數百十騎公謂此零騎或前撥呼即斫之
而京營兵已尽散遁公單騎至十餘人相從拔刀東
指計不返顧謂一退走無一人得生後有大隊相逼
須陳兵疑之京營兵望公所向馬首亦漸東來虜遂

遁去京兵遂營于大馬房是日襲叔之兵盡遂遇虜
人言高監漏信与賊所致鏖戰斬數十級報至公大
喜飛騎凱聞日晡公旋馬赴老營行五六里殺声振
地炮連發回視死堠蔽天少頃兵俱下公疾呼中軍
引高詰之應曰京兵敗房者耳日曷至此曰虜張兩
翼渡河引兵詰之虜誑曰高公兵馬已而兩翼环合
奮力乱砍疾如雷發走死無路至孫堠之敗与牛欄
之疾兩不相蒙公慮失曹公助勦之意遂分半欄以
掩孫堠因致

皇上有喪多捷少之嫌而中樞心正

啣之竟不論賞十七日樞部赴軍中公厉声責之教
其沮師養寇之罪謂公等堅意要撫獨不聞城下之
盟春秋耻之乎且某叨承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
唯從議則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蘇
衣引縶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昏
失喪尽本來何以戴顏面立人世乎樞部竟語逼甚
且病在制中不啻色戰心忤奮言曰公直以尚方劍
加吾頸矣公曰尚方劍須從自己項下過如不能殘
虜正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國非某所能知

也樞部沮報遂遁言從無來撫之說無以長安死
語陷人公曰周元忠赴虜講撫經數月往返始事于
薊門督監受成于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復將誰諱而
責之復手書斥之云若能回心戮力胸中有如許恠
事始終不向君王一言如其閃爍奸欺到底自當
瀝血丹墀無言不尽也此稿載在樞部集中想鬼
神不肯匿其醜耶先是令公赴通與高監面商正欲
推撫字從高監口中出并披露撫議久定耳公曰某
寧矯詔旨必不赴通樞部遂疏云虜南下督應趨

通就監虜未下監應趨京就督夫軍机何事可供其
反覆且 聖之明前倏尔變換取 旨直如反掌是
揆何術与高監果議安定門而兵過京營後称高公
人馬即疑為虜随放炮人馬共斃者數十時十月十
九日也是日公先後至安定門面商大抵公言受命
勦禦責任艰难非及早從事無以慰 聖主焦勞謝
人言惟怯須合兵大戰以馳勦之高監云要戰不难
一二日合兵就戰但恐野戰奴之所長我兵不利反
致猖狂必相其可擊而後擊之嗟 虜劄內地二十

日豈卒無可擊之候而後來破省會擄名藩踞內地
八月曾見有可擊而擊之者乎樞部疏称盧出劍着
高出穩着其偏袒何如耶公于彼時見樞瑄兩人情
詞閃爍終必害成遂荐新督陳公以自代先一夕公
語予曰昌平有督治鎮監而樞部令新督贅痛其中
屬可秘肯予曰公不記密撫趙公之言乎趙撫赴密
取道昌平語公曰樞部云誤荐盧公此事不若陳方
恒还能了得今日令陳公坐營平而陳公又疏請假
一旅滅賊樞部意欲易公方恒知之矣公何見晚也

公曰陳方恒不知兵畧直誤乃公事樞部想稔知之
予曰趙撫曾述中樞平日誦秦檜為大宋功臣趙應
之曰秦檜縱能忠何必盡殺其良而自為功耶樞遂
語塞觀前後搽論樞部主撫陳如其計旦暮就矣假
公具疏請辭云臣苦喪疾蒙 恩候代遣新督後至
遂縮督師之符此時宣雲三鎮原屬新督坐置閒散
某乃越俎代庖不若易哭踊之某置新發之刑且办
此虜樞部若得此疏自露本懷公果与樞語樞唯々
公回營笑謂我曰君言驗矣須臾奴報三四至稱續

來甚重公一時忠勇勃發不忍坐視他人血指復移
書樞部云擬荐美為國此時續報賊奴源々而來詎
不敢復言于是酌設標兵前後左三營分隸新督所
存三鎮分佈德勝安定東直西等門之外以衛京師
乃日夜摩厉謂須殺奴賊頭以上報 恩遇如中樞
復掣吾肘寧捐軀决脰决不忍樞部袖中捏成宋元
故事因大声曰我 太祖迅掃奴氛如開混沌得天
下之正並于堯舜僅三百年而混沌復起人心 高
帝在天之灵能無憾乎執議抵戰日斬壯級類解樞

部虜增固營壘亦勿敢攻掠城堡难民口供多言虜
手待撫相約勿動如撫議不成即開營南下時十月
二十二三無日不聞此語二十五日辰時報稱順義
地方開營苗頭向南正與東直朝陽等門相對是夜
即選標鎮兵四千徑從坝上等處進發二十六日申
時奴賊大營精騎俱自坝上大馬房等處直衝東直
門相去不過二十里各營兵奮勇血戰移時賊吹虜
收營是日虜傷甚重斬級甚多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連
有斬獲公亦披甲冒陣馬長鳴立斃此馬稱神駿公

特愛之豈慮公輕銳以死諫乎可恠也十一月朔日
宣帥射獲蟒甲銀盔虜目首大如斗初二日奴賊分
三股頭直攻我營我兵埋伏四起砲箭擊打落馬紛
紛後分五股頭連攻五陣我兵奮勇砲箭齊擊虜多
損折退回初三日大隊徑撲土城關諸將士齊力奮
擊自己至未賊衝數次我兵砲矢雨下傷者無數虜
負屍馬上去賊營号泣声聞數里难民口供云虜稱
砲為骨終便嚙指人問是虜那顏兵馬亦即嚙指是
夜虜大隊營于土城北予告公曰虜可擊彼安營未

固不似老營公即命諸帥潛移大砲漏二下齊發擊之虜不暇為炊即拔營南奔初四早虜死在西直門予謂虜軍前驅勢不可掉頭回顧正可躡尾擊之亦大獲俘斬虜遺大砲抬歸皆京營字號云是日酉刻公從德勝門移營平子門暫憇慈慧寺命東輕裝南發抄出賊前沉舟破釜與賊交疊惡戰而是夜戌時接部咨議令督監二人一人領兵追截一人扼守京通遂未敢輕動候至次早尚未得旨公慮虜突益遠追逐益難免章馳請至申刻奉旨着督監併力

同心勒限驅勦而虜于是日已抵良涿誰之咎與公立刻宣諭標鎮于初六日五鼓兼程前進因高監從通南發遂趨固安擬與會師整棚合力驅勦且謂虜攻良涿便可抄前迎擊不意虜騎奔突捷如飄風五百里不留行蓋因砲矢攻打虜被驚懼且知官兵需糧州縣勢不能急行便可恣意攻掠难民口供虜分三路一從涑水突犯易州一從新城突犯雄縣一從定興保定保定俱在保定取齊前行公聞初九日涿州戴星起馬先是涿鹿相國郊行十里籍平交拜公

營涿北關相國抵掌談兵事竟夕偕予三人並卧一
土炕一齣即起相國出千金治牛酒米面命長公馮
子淵持犒三軍于諸大帥各行花幣禮後又手繕奇
門六壬禱用天文家言推日吉凶之數于公：命藏
之後亦見其多所驗云十一日師次保定与高監會
師召某諸將歃血矢誓各挑精兵分路掩擊本是戊
時雲帥王朴報稱涇陽大捷獲級二十顆公曰虜信
可擊乃督全師合勅命予督陣擬此番血戰虜必大
挫十二日果于慶都大捷獲級一百十五顆余亦手

斬二級公大喜撫予背曰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君
真無媿矣維時高監亦並奏捷公擬再砍數陣賊便
回頭忽接抄報見楊編簡之疏已触当事中有南仲
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之語遠密撫趙
公捉獲奸細梁四供稱鄧高合謀不軌等詞鄧為總
監希詔高為總監起潛祖為遼帥大寿一時長安哄
然奸人內佈趙撫係公所齊似楊編簡推戴趙密撫
流謗皆為平公地中外決意危公編簡謫發軍前贊
畫趙撫即命下理公嘆曰兩公危予亦從茲益殆

然非以亦殆天寔為之于我何咎十七日早同贊畫
楊公驗明功級委官解部即于是夜行次完縣予病
留保定嗣後不能詳載要之芻糧不給內外摧殘公
且日蹈危机而在保安已見告矣清苑令左其人以
饋餉不前公憲牌手諭云復遲延致三軍枵腹當以
軍法左年少服官初試為縣令不任更督責遂倚端
為援激怒方從監樹公敵即移書上讓公云垣兵堅城
之下不進不追後之大事將何以濟後于 明旨中
屢見垣兵堅城之語旋下兵丁不許近城之旨想方

監死章中公乃至不可解及次真定而真撫張見平
窺見中外合意擠公遂閉關絕餉公移樞部手書云
軍中缺糧五日該撫按先給一日之糧領官自未刻
候至申刻自東門轉至南門城門扃鑰自內傳出云
天也已晚心有折色奈有銀無買處其各營不守法
者間赴庄村尋覓艸料即訪二人揮涕處斬人馬骨
立弱者立而就死強者挺而走險皆不可知七尺微
軀不敢自有此稿並載樞部集中噫公至此真力盡
計窮因向各將士大拜四拜一勛以死報國一勛其

忍餓衝鋒歆啼無聲歆泣無淚嗟：兩軍對壘之際
安危生死判在呼吸而該撫按見在地方任公哀懇
疾呼不急相應而徒歆却責于公一日之內疏揭五
六上咸語公擁兵不救之狀傷哉謗書盈筐之
下而相國劉綿竹又特揭擠之先是請纓計叨劍印
盈廷笑以為妄言又忽生痴夢謂賊欲盈氣憤載滿
累多現揭中二語非真有英雄武畧之材凌以勢將
出口相定氣机遂撫背扼吭歆一旦坐收其成而卒
至縮怵怖死哀泣求生覽其奏稿真為當世耻笑豈

可与光明磊落事急則纓冠往救時危則抗慨捐生
者同日語哉公因劉輔之揭遂奉革任听勘之旨
時劉輔欣然奉摠督命捧劍印行矣其幕客某人私
語中翰公尚友周先生曰臨敵易將兵家大忌此声
一播將士疑駭總督且革我属若何少或猜忖变起
倉卒勿願偕行中翰公急語之劉輔不覓一時色沮
因求同官叩閣改授督察公鑄尚書級照旧供職嗟
公非中翰一言早被逮就理矣且此事豈騃書生
所可任而兵士素愛戴我公故搏沙作飯削木飼馬

犹能哨斬于涇陽巨捷于慶都圍營于真定而乘城
獲鹿趙州相繼皆有斬獲之報仰 陵寢之松楸無
恙京畿之鸡犬無驚兵馬啣枚師行有紀影誦我公
者皆磨牙而願食劉轉輔之內然要無救于公之危
也公將兵二万分援郡邑已減十二而山西偽報
謂賊走雲晉越固關樞部等之兇戲遂上章移檄命
公督師出關公嘆曰將在外君命且有不受而樞部
于千里之外直事、牽人右臂可奈何軍中止苦餉
竭而雲帥王朴一聞樞檄遂率其一旅行矣去此一

杖則區、殘剩疲餒不滿七千空被督師之名而使
之徒手搏虜明置虎口而使莫脫且高監宿重師于
東南死檄召援引退百里意何為哉祇因虜南下時
偵虜苗頭西向真定保樞璫合謀奏請督分西南監分
東南旋復稟擬責問西南虜勢独重既明背併力同
心之前 旨而後來東省大坏至不可名狀絕不問
虜勢東南独重關部玩弄明 旨于掌上暱璫蒙
主罪何如乎公于彼時輸輓既無可望疏揭又復交
訊环顧中外人情尽伏危机嫁禍 嚴旨頻加 尚

方告奪嗟乎我公呼天罔應剖胆誰知平時指天誓
日為千古英烈閔帝斷頭馬援裹革每不去口而臨
危授命豈其所難特公死後求如公者安在哉從不
為公計寧不為朝廷計也公歿于鉅鹿之賈庄時
十二月十二也先一日公分必死謂贊畫何辜立書
文憑促楊公詣真請餉即上馬親同大隊逐虜索戰
有都司袁應奎意懼公語公少却即命斬之宣晉二
帥及中軍皆伏地請死祈免應奎公下馬按劍頭髮
上指并教諸帥罪誓于今日見虜如不獲遇即斬首

以殉行十里許見灰塵蔽天便策馬迎頭對壘公督
標營居中虎帥張左翼楊帥張右翼兩軍各拔大刀
引滿相持有頃右翼兵馬引却虜即從撲上公遂舞
刀大呼與左翼一齊捍殺虜非大隊約止半萬餘騎
公忠憤奮烈勵一時精捍之氣足賈三軍靡不勇氣
十倍賊大敗半落馬走棄去姑二帽村人呼為野僧
持白槌亂擊之公手砍一虜日落馬後官楊進朝助
公擒之係累還營侏僞皆下乞生哀死狀若猿猴尚
多狎狎之意殊令人怖公州疏獻俘聞感策四起累

首向譯使泣曰我中將至那顏必殺我矣夜三鼓士
隊圍賈庄至卯刻正南又來一隊萬餘匝圍三重公
周視指揮虎帥西面楊帥東面南北二處副將等官
各埋大砲、不亂發公号令呼砲役某人某即点放
賊亦用大砲攻營我營对打發百餘砲自辰至午未
攻打不退奈矢尽藥窮西南奴賊红旗四面頂頭就
上公大呼齊殺營中对面不相見虎帥犹能認公力
挽公馬公不肯出圍刀刺其面_手勒砍其喉衝左乳忽
冒流矢隨抽矢出鏃震声扑砍後腰一箭左右股各

中一箭公犹強战死傷于公手者不可紀虜大惧公
雖死而西南半壁不敢宿一騎掃迹東馳而三郡悒
然公特受傷甚創左腮後一刀右腮一刀面門一刀
從鼻至耳界破額骨是日恠風發屋天昏霾日無光
日旁有兩日如卯大色白如月後又屢見占者以為
不祥義男_頤顯從公役歿于陣殉公者掌牧楊陸凱臨
洛人也無陷陣材詎不敢脱身走死後肢相依噫可
不朽矣時予寓保定先五日聞公奉 嚴旨憂煎廢
寢食念公平時謂事克濟死如歸不濟死何惜慮之

甚十一日作書付塘撥相慰勉而撥馬即從是日不通十五劉督察次保定予向謁司礼主事約同赴軍中十六早起行抵二十里舖馬背上望見都司楊士祿渠身長九尺亦引項盼予十步外即呼告勿前往予曰何為楊曰大兵潰矣一奔步即可送死予仰天泣意公必死楊曰未然亦相對泣劉商之還師保定三日後始行嗟々怖畏若此督察之能已見于天下矣楊手持公令箭謂可相依入都挽余馬同行馬上相視嗚咽予扼腕呼告曰尚有一事藉重乃掉頭

泣下不已意中欲相倚躡公遺軀特不忍出口楊亦心相喻徒流涕泗十九日次涿州墮馬折拇呻吟号痛遂沮于涿廿二日申刻得報書公果死嗟乎痛哉嗟乎痛哉書云十五日副將劉欽驪獲公軀昇至新樂縣替畫楊公迎至真定東園盥面刮髮拭抹塵垢見其鬚髮班點一慟歎絕撫按素相認佯若不辨一卒号泣曰此我盧公也使羅拜叩皆拜予覽畢泣語范陽相公亦泣即擬輿疾赴真而旁無從者止一門役一夜役立時告去予了無一身卧病范陽宅中日

夜悲涕除夕聞公猶未殮恨不能傳兩翼慘傷無生
氣明年初六更病肺喘嗽垂斃會聞還卒俞振龍從
軍中偵公者死杖下益增慘慟蓋謂偵報之語侈張
忠勇箠楚三日夜逼令吐寔俞曰無偽寧死斷不以
一字誣沒忠良暫遣僕再鞠即解衣沐作張目見公
狀呼曰公來也小人無負公一笑偕公往箐將易復
翹首呼天曰天道神明枉母害善良噫同郡縉紳與
公同譜者尚生死易念以一疏解嫌斯無媿于古君
子沒容就義者矣俞死千金業立傾聞其婦僅及笄

抱一齡稚子行乞長安予不能謀衣食此夢寐中缺
然之事也廿二日公僕蒞勤至涿即同倩騎赴真公
特藁殮柩有太僕陰房鬼火烜冷灰寒予黯慘過甚
伏泣不能起時有兵丁十六名乞假歸予即然瓣香
設醴為位而祭撤祭饌增治羊酒胡餅攜之令去予
與蒞二人日夜撫公柩而泣幃簾香燭以漸而備柩
木亦剝漆成礼先是朝議清襟不敢畢殮凌編蒞傳
之子痛念 函經五旬不閉縱忠魂可不朽如体魄
何當事即以嵩擅罪我何惜焉二月八日遂大殮云

二月二十六日公胞弟至遂同赴 都請卹傷我予
偕教載竟以如是終生者何心能不悲乎予哀之天
下人賢之予哀公死天下人賢公死然則公千載不
死矣予何哀哉乃拭泪奮筆為之記 畢適值公諱
日又不勝悲慟云

盧公遺事

義興桃溪上二十里為茗嶺翠律万仞餘司馬盧公
九台世居其下公大父儀封令荆玉先生出居桃溪
旋居邑 中名宿悉奇公俱願引為同社時公犹垂
髻云已而辛酉登賢書壬戌成進士釋褐廷里值儀
封公捐館未久公泣尽哀又值元配汪孺人病益篤
撫公手泣曰妾勿克終事君矣幸兒女手囑公願目
公^中納一妾撫之繼妾者必名家閨閣恐勿能為吾兒
時飢寒也公以大義故深雉之孺人嗚咽良久請無

俟再計公勉赴維陽出橐金買妾公素嫻雅揚郡譚
然謂少年新貴都請為妾一淑艾負殊姿艷冶絕世
欣然樂歸焉公徐起正色曰予願以自身事君寧肯以
精神銷粉黛耶且大父喪甫期此事何止謝老也竹
却之廉一鄭厚者娶之歸勿即御時翕然稱公賢孝
謂他日必有大建監云已而筮仕計曹典清源倉務
即奉卓異燕豫人爭欲得矣守乃守天雄數月加副
使行太守事復兩奉^{卓異}孝廉^{卓異}聲譽滿都下三年遷天雄
兵憲半載加按察銜行憲副事時流寇擾畿南公練

鄉勇督銜役率持兵仗討賊：聞風遁公以是有能
名兵賊破鄆即命公撫鄆：安堵賊繁楚豫勢燎原
楚豫爭欲得公撫：楚三月教悉滿中州日殲數十
邑豫人欲得公為撫勢不可時事危厄又非公不解
廷議推公總五省後賊所徑處悉欲賴公遂總理七
省時公嘗望震寰海里中人輒為孱弱書生一旦尔
尔予心慕之甚欲抵幕覲豈料丙子虜入犯公都勤
王師詣都門師至虜即退虜實聞公軍聲懾而遁事
未核不敢公為倣然虜居良涿公至即退非無據也

天子倚重公即命公督宣雲人共謂盧公矣勞久矣宣雲三載虜三之復以此苦之共為公惜公慨然曰我為其難未抵任出居庸行二十里出軍指頽謂此我所督境也吾願窮日夜力葺此殘疆何暇俟建衙後巡行東界耶故事大督行道上馬轟分兩翼傳呼旌旗蔽空行道上十里外即伏匿裨帥以下箴矢挿房介冑蒲伏道左公獨撤擁衛坐馬上行東界六百里日呼堡上老兵先問疾苦徐詢虜騎輕入之故老兵不辨為何職心嘗擬為偏裨車過問之始知為

大督而宣東形勢以至風土物情尽在盧公心目中矣丁丑二月公尊人念公甚赴白登東幣臨予門為公延之幕予慕公女謂士君子夙志願得交矣大夫且男子局轅下作視襦蟻耶乃就聘二月十九日接徵書二十一日即就道公聞之謂真男子胸中不掛一家務事倍相重一見歡洽殊至抵掌三晝夜不寐旋引万騎出塞縱獵歷塞外諸山登極峻處指点挿卜板升并三十六家諸夷巢穴吞胡繫虜之氣有空上單于臺之意望吊昭君墓嘆漢室規模未遠獵騎

驕嘶解鞍放牧艸色連天雲錦布地壯哉軍容若此
寧令烽火達甘泉耶較獵來歸宣邊報警即相與連
騎星夜赴之警息公即劄兵 陵後調度旬餘每晚
各啜三杯熟睡兩夜呼醒道向生平予輒誦乾坤老
腐儒之句作三嘆而已夫何言公詳道其歷履自主
政訖督撫歷不遺一事把臂兩年風雨晦明之夜
即忼慨道艱苦因得臆其詳公計部主政事時從大
司農入銀庫見主庫抑々若不勝事公深知途艱斯
氣折後授庫差堅不受差清源倉謂我必須作錢穀

吏耶苦之適魏璫煽煽離一步亦屬清涼遂赴清源
差下車三日行視廩舍見倉米盈鉅萬計歲耗亦糜
萬石而豫境旱魃無現糧積逋至五歲民間賣兒貼
婦揭瓦負楹不足飽石壕之腹正供未遑計也公心
傷之即拜疏請折一時赴折者恐後惧不沾仁政而
逋糧悉請得羨三万報之司農奉國卓異間從相積
中令播得穀不下數千 此皆惡役虐取糧戶而乾
沒之者公悉歸之廩以作糧戶之寔數而奉手加額
者万家時三籓赴邸籓艘噪呼等諸暴客公豫置布

囊運米峙涯舟及水次即令滿載籬艘亦服公能戒
勿停擾而猶胥奸吏從可知矣已而守天雒多善政
郡人口碑到今未易更僕數而燬尼院剪盜魁尤稱
快事云尼僧誘名家女與諸戾少通僧戶聞然不聞
履聲而院內已不減青樓紫陌宴由地道通里許外
民家卅舍中覘灯節稱火集公聞之黥其人火其廬
而風俗羞淫盜魁馬翩、巨室家見為大盜淵藪俗
稱九省通家通都中白晝攫人行道人莫敢仰視探
囊挾篋歸教其寔而分之往來者門如市莫敢誰何

多藏之家比戶顰蹙不敢安寢平時饋遺郡縣特憚
公勿敢耳公往擒之常服坐馬上独行無從有少年
露刃衝騎而前向馬翩、作何狀公應之曰已擒就
戮矣少年即跋馬飛去、俄頃交生而公輒彈指
取之立弃市無幾時為請寬假者案上牘已山積矣
郡人服公神明焉已已虜泊都郡城公拔劍斫案曰
大丈夫独行取胡虜耳募鄉勇給十日糧兼程赴虜
、退 詔還郡教與公馳行郡內嚴檄州縣繕城治
具聞教至郡境退即追捕之一特藉、稱能兵遂遷

天雄兵憲寇不敢逼三郡後賊勢繁重逼臨洛三郡
人相向泣曰吾族無隄類矣齊家避寇保抱携持若
崩厥角公星夜赴援賊即引退賊中相謂凡盧公境
戒勿入公可無越境逐我公嘆曰吾豈以隣國為壑
時公有三子殤死公車騎離衛衛舍十里勿暇停驂
頌向教退三郡人謂公生我家尸戶祀一日教經廣
平府廣民奔趨郡城廣守惶恐賊與民溷遂闌下局
時民間婦子^文妻孥後先麇至半落城外離散相失悲
聲動天公追寇臨廣急呼啓鑰盡從之入與守語曰

民為國本何得閉戶棄之寇來我為尔捍徹夜巡行
城外不下馬解帶明晨寇遠去廣民戴公如父母教
年之內畿南三郡藉公供息賊俱不得便乃南渡河
以南所至殘廢鄭屬無完城簡公撫鄭畿南之民
哀失母父謂賊來誰禦告濟人登几赴俎無喪時矣
公啓途万車擁馬首稽顙呼天引領謂公曰勢不可
挽奈何人選一錢作万人帳歌誦且泣匍匐五百里
臨河乃返公詣鄭六城尽陷寥々子遺晝夜烏從靡
有餘止公次第繕葺募商採銅鼓鑄稅羨采穀質貨

撫字瘡痍六城生聚徐有起色賊又蜂屯公引兵追
捕山陔峻險懸緹裏粘公一振呼靡不勇氣十倍賊
不敢聚軍為坎惟恐望烟追逐墮溪填塹積骸如山
鄒于是復成巨鎮云公甫蒞鄒非特凋傷滿目殘兵
缺餉勢屹、行且為賊公即州疏呼請先解銀盃鞋
甲帶銷百兩椎牛作餅為中飽餐中搏頰呼謝公諭
云 朝廷餉即暫缺特後至耳尔中敢背義作賊耶
与尔中约有怀二心者無赦中屏息悅首誓死靡他後
有鄒帥尅餉兵譁從関門鼓噪而下公單騎赴之申

相率蒲伏泣訴公隱其情呼鄒帥赴漢壽亭侯祠宰
牲賽祀隨州祝版云有營私剝軍者神殛之鄒面如
土色鄒死他帥來俱神明事公以是兵民和輯民死
守兵死戰鄒大治鄒隣楚、人雲霓望公朝议即命
撫楚、救惧而之豫兩省切來蕪遂推公總五省已
而總七省公以追逐日馬背上發七省以移每見殊
涎墨濡淋漓馬髮間誠哉我公能于楯鼻上磨墨者
矣公拜七省御、受尚方劍呼羣帥誓師發兵時賊
奔東南星夜追逐移檄淮撫令堵去路五晝夜追至

滁陽環滁盡擒斬數萬滁水赤烏滁寇既靖州人疑
將軍從天下公遣一裨將請糧即竿其頭既總遣又
欲斬之公自臨城下衆中砲石非行太僕李公識而
馳救公不免矣州守劉大鞏腹戰股慄無有生氣公
日豎孺姑慰遣之之惟時即築壇祭亡將屬州為殮号
泣而行兩日後公犹墮淚公平時撫卹將士不啻吮
癰挾纊軍中絕三日餉公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
士心使滁陽乘勝驅勦可收全局惜淮撫不為堵滁
又羈半日行遂致賊集散亡首尾連營還向楚豫公

整公追勦連戰數捷賊遁老營自公受討賊命閭三
載賊未敢墮一城公特受辛苦晝夜逐賊一夕露地
倦卧曲左肱作枕右臂牽挽馬勒睡中听馬蹄蹴踏
声遂大隊行聞公呼躍及疑中伏死奔達曙已行百
里連晝夜逐三百斬獲無算設露卧酣寢不覓一軍
俱醢矣又一夕大雨宿蝸牛庐中平明視之有腐屍
三五軀縱橫地上公所遇多人世大不堪事直達然
而已公真奇人哉丙子夏溽暑休兵公疾走秦關欲
与洪摠制共商兵事時洪公三奉

嚴旨累鑄五級

兵氣亦漸勿揚公憂之謂朝廷必賊恃我兩人設洪以法罷去便成孤掌奈賊氣何遂次潼關遇賊騎野掠偵之乃知圍賊隊伍賊起凡數十家惟圍最獠獍偽稱王今日稱圍將者乃其奴也其賊暴屠城俱出人意表朝廷懸重賞購其頭祖帥寬奉盧公命拍馬直前須臾取圍賊頭懸馬首東軍中各聲喝采擁至公前公喜甚既而撫寬手曰是誠上功願關門為洪制臺轄界願讓以相寬係軍前立功收此奇捷何肯多讓教請之公不允乃善遣之謂麾下稱宿將何

憂尺寸倘獲全朝廷右臂免天子西顧憂他日必有忠厚之報洪以是得拜復級隆恩公素嘆才雄而朝廷又需才甚急如洪公者復不易得公因喜甚公意兩人左挈右提不足办賊亦求撫甚切詎意虜騎臨城天子敕命勤王再賜尚方劍督天下援師虜破良固等邑如瓦解唯涿鹿一城馮少保散金募士固守仰攻不下相持旬日公率援師來聲先至虜即遁時公兩足裹瘡創甚咬牙耐痛力疾介馬逐虜直出冷口救獲难民萬餘天子命輦煤炒公出橐

裝賞錢分給遺歸廷議簡公中樞 天子慮宣雲非
公不可乃特命督三鎮公稔知宣雲餉缺斗米千錢
且內外解多逋額難以軍法行乃請屯牧行兩年生
粟三十万公朝夕占晴課而向土宜卜美種播降耕
斂之時牛羊擁壇之糞如老農之治稼無或休暇秋
大獲軍民熙熙公樂甚幕客林幼蒸同予賦詩紀事
公為限韵 朝廷之上有心時事者靡不羨公能謂
宣雲一望砂磧今且化為沃壤閩寧道陳公諱懋德
者使日至請法 天子喜文武爵賞有差傳諭九边

以宣大為式然而有治人無治法非公以宴心必宴
事弊且滋矣公勤勞過下吏予同起居數載未見公
貼席子夜刻烛鸡鳴盥櫛夢寐持筹思獲一事霍索
披衣坐而待旦簿書之事暇輒詣射圃命將較射公
亦射闕弓滿殼去無虛發時以羽箭啣花挿五十步
外公發輒中出塞較獵公死矢中狡兔兵丁爭伐狐
擊麇生弓勁弩耳边攷々如餓鴟叫不絕遇平坡即
与大帥席地洒酒講論兵法慷慨言醜虜頻犯蒼髮
豎背裂公之壯怀直欲封狼居胥抵黃龍府然公豈

嘗習于威武而樂與死敵角逐僥倖茅土之利我皆
由天資忠孝鬱勃于中而激發於外所以摩厉將帥
而作之氣耳諸帥聞公言皆起謝公復與較射發數
十百矢跨生駒濠刺而還同予入幕兩人相對捫蝨
借箸為籌卜請守邊因借卜以通哈馬哈來市馬思
借哈以制東奴麻刻肯忘奴虜必欲擊左耳之頰以
上報朝廷雪遼陽數十年淪弃腥羶之恨丁丑之臘
冰堅渡河由汾入套行兩晝夜欲窮虜穴披荆棘踐
冰霜指墮膚裂沒者凍不能留而返公志欲東復

遼西復套北佐也大寧佐 天子中興之業功成引退
急讓去路沒赤松子遊以終其年嗟々寧非天限公
耶戊寅三月虜逼宣邊公懸弧辰是日奉觴祝忽傳

鼓啓鑰須臾一火牌從馬上飛至予早望見告公曰
警報至矣公即起謂吾兩人遂行相携躍馬馳六十
里至天城令箭羽翎文道上狎至公曰度虜何如予
曰頻年虜來如迅雷聞即至今宣府報書告急犹不
言入口觀閤門獨石報虜騎又應抵宣數日矣且云
馬蹄蹴四蹄十里烟塵二百餘里疑大奔非零窳豈

其欲窺雲晉以虛聲擊宣令我軍馳東驚西首尾失
算以圖逞志耶且勿徵雲晉兵令枕戈卧可耳公曰
吾且疑之夜分發符傳諭雲晉且勿動軍次左衛得
報云有虜臨墻亟問某：皆當年撫插官名也公曰
此插求撫耳星夜馳入古衛戒撫使使者曰若輕
言賞字當斷汝舌即拜疏入慰 皇上可無焦勞始
終持撫插不撫奴許市不許賞之語插字同奴來且
無貸原懷闖邊意由邊熟道聞公兩年治邊惴、不
敢犯徃復講撫旬日有差公曰虜懈可擊令哨撥探

知三十六營離邊墻八十里密檄雲帥從西來宣帥
從東來公率標營子午出州房堡刻期鏖戰先二日
虜直遁去右衛臨邊墻咫尺公同予一榻兩人曾未
解帶卧虜退呼予相告謂撫赴虜日篋中止四十金
留给家口假以是役得去妻孥何術还里待罪首賊
實足寒心噫公之忠勤廉潔鬼神鑒之耳且虜十万
臨邊非公熟嫻兵略必張皇失措危檄調援潰財出
師如鑊湯螬蝓手足罔措誰能以正言折虜一矢不
加而去乃在中之人犹謂虜未入口無血战功誠哉

徒薪曲突不若焦頭爛額可嘆矣一時文武將吏莫
不謂宣雲無天塹可憑以是申奉 明旨匹馬不入
較薊門加等論序臨邊匪月而莫敢入豈緊無功且
入則論罪不入則罔功何以示功垂憤不平公折
之曰尔等卧戈霜露不謂無功第虜三載輒三入何
不早似今日作畏城拒虜勉之秋防寧謐常并為汝
輩請無何公以外艰聞邊廷將士人泣數行下謂
三年論罪公未治邊方得首在領上奪何奪之去時
有兩疏乞留公正哀毀骨立聞之三踊而号曰吾死

矣吾死矣亟絕而蘇予執手慰曰聖天子以孝治天
下父母憂連草疏十上乞奔喪言詞哀愴凡為人子
靡不惻々動念 天子与廷臣語謂父死在途如何

叫他不去公聞之望闕百叩曰恩与天壤無極親生
君成寧徒以爵祿顯榮哉今真成我矣奈苦無代公
者继推蜀中陳公允之 上命料理候代表穿望眼
公终日撫几筵而慟予日夕劝其順變節哀公聞拭
淚告予曰朝廷之才維属後來之俊君家夾袋中摸
索得否予素称道石匏吳留仙馮西公祖治狀公皆

不識面因數問其能否予尽述二公之才品公謂去
國之身惟以荐賢報君遠馮公掛吏议擬鑄降公特
疏清边補道樞輔手書云某之得有今日迄未於意
表行事謂荐馮輒出意表公為之一哂而馮公究亦
不通一刺予曰此叔向之不謝祁奚也公益大喜公
即在哀毀中無或忘君國非勉然也公平時親闕玉
見摧輒齋心痛鄭司敬玄嶽先生以清望碩德一時
推望遠聞下理公吐哺搗膾一飯頃立就免馳上之
鄭亦得免公憂其清苦失衛復以參苓寄獄中輔養

之其愛重矣哲殆若性生公愛矣如此誰復為愛公
者哉可嘆矣俄八月既望虜復來边求撫公麻衣州
履力疾赴右衛撫之宰牛馬闔口說誓而秋信防竣
陳公車轍終抵恒陽公避暑十日犹未代而薊門三
協已傳烽告警矣公於子夜專官齋印交代訖翌午
命公督天下援師印一顆尚方劍口已達公署公
仆地哀哭憑尊公几筵慟而欲死謂生不能溫靖死
不能視含令又不能徒跣歸与魂兆相依且我曲哀
既乱之人安能与 朝廷豎橫州之功乃以此事相

苦勿肯拜 命奈軍興危急往返直旬日始獲聞命
寧不以軍机旁午取罪辱親金革交礼是或一道假
令父終寢室而暴致臨門大義呼吸危不能含哭踊
而禦門庭之教乃勉拜 命時樞部揚公手書云虜
携老少男婦俱來必係西揮移家定非大奔公可取
便封侯公顰蹙言曰吾豈以封侯為樂第因恩深重
不無犬馬恋主之心耳使我念及封侯則忘親逆理
狗彘不食况今日吉凶之事數三尺童子知之何敢
希望意表揚公實以是言作香餌寧知非公所吮耶

行五日入居庸 天子令陞見平臺召對時廷议主
撫而長安公論方以撫字咎樞公謂城下之盟春秋
耻之亦並以撫议非是因而樞督相左卒無成功後
遂战歿于賈庄廣平鉅鹿邑轄也嗟公兩服畿南
惠施三郡討賊禦虜皆于斯土而又死于其鄉烏公
于三郡何如哉然三郡之民所以报公者非尋常也
生之日家設一壇歲時瞻礼死之日合謀叩闕除地
為祠以竭歲時伏臘之奉戶不分少長男女皆為流
涕甚有痛公之亡發狂病死者三郡之报公真非尋

常且當師次南宮三郡之父老子弟奔趨來迎無異
孺慕久離忽而相聚造膝言歡轉相啼泣勸公進兵
廣順呼召義兵三日之內贏糧景從者當有十萬破
虜必矣吾倚小人誰非公生昔非公死于敵今非公
亦死于虜藉公威靈合衆助順出懷中之赤子効死
當先靡不以一當百若徒恃此飢疲之衆吾恐孫吳
束手况樞部以晉中偽報檄師出關明以三鎮之兵
久暴依歸而又奉兵丁不許近城之 旨駐兵四絕
之地而缺餉旬餘樞檄關傳勢必脫巾狂噪雲帥王

樸已見告矣公其圖之公泣語曰予督師至今日未
曾喪師潰軍而所督現兵馬步止餘半万且虜騎在
西援兵遙々在東今 嚴旨已下吾旦夕死矣無法

累亦父老為也 甲号声雷震各携床頭升斗餽餉軍
士間遺一升公煮為糲私語從者曰与其死西市何
如死疆場吾以一死報 君上犹恨其薄耳嗟々公
雖死而西南從此虜絕迹三郡之民公死犹能庇之
無惑乎三郡之戴公為也 殉公歿者楊陸凱臨洛人
也其父聞之謂從公死可含笑地下且洛人藉公得

餘生十年今以此報何憾後虜騎至臨洛：闕比屋
死傷而揚之戶以內都無恙誰謂天道尽無知哉公
多隱德而又身死王事天道當何如耶錄公遺事而不及
隱德公以大節著也錄遺事而不詳公之大節另有
戎車日記備載之也

疏稿

奏為忠臣不忍自君義事士不忍負友謹瀝血陳言以
仰祈 聖鑒事竊惟五倫之序君首之友終之則友

之道重矣臣乃故督臣盧某之友而共事師中者也
唐張巡之友李翰而巡明忠義而息群喙臣友之死
不愧巡臣敢愧于巡之友乎且偵卒俞振龍一語游
移即可不死寧筆楚立斃不忍沒孤臣之忠蓋臣祖
敢後偵卒乎然而旌忠卹死出自 皇上之恩典豈
臣敢所與聞即其忠其功督臣之室人与胞弟兩疏

疏稿

瀆陳俱蒙 特恩下部臣又何敢再瀆今臣不言督
臣之功之忠而第言督臣生有不賞之功死有不賞
之忠 皇上亦不忍聽其乾沒耳臣見督臣身若勞
薪長年馬背冰天烈日刀箭餘生滁陽鉅捷賊級万
餘此皆親陣血戰非若坐遣將士有不可知之冒報
者而垂今未論也裹瘡介馬千里 勒王逐虜宵遁
而當日聚功曾未叨寸賞旋督宣大危疆逆虜三載
三入督臣兩歲秋防未晉一秩文武盡受爵賞而宣
府撫更得廕子已卯三月虜十万臨牆莫敢伸喙宣撫

且曉々矣督臣口不言功也即其生時以少卿進階
尚書伊考 恩諭祭葬而部束之高閣諸孤例得
廕席而該部漫無一言嗟々督臣官貧子幼死若寒
灰然而 皇上惟蓋之祖益有惻然難忍者如謂滅
虜無成彼失火者尚哀其死而救火者且莫贖耶况
秦之三帥漢之二 亦竟何如哉曷亦竟堪千古也
且督臣哀々喪疾椎心交礼豈不知兵疲餉竭万難
濟事而必欲明春秋之大義者此何心耶蒙召平臺
皇 諭以慎重出而仰天痛哭曰愛我者惟君也慊

慨赴援于以奏捷雖各有傷殺虜大戒心後數薄城
俱親以砲火擊遁及論臣守尽叨上賞嗟々但誰之
力哉而督臣不与也虜免脫南下督臣逐邑呼糧豈
能傅翼追逐遇即战首級累々絡繹牛車已而晉中
偽報檄師出閩雲帥引兵長往所存疲餒步騎七千
天下援師俱拱手而屬之他人而督臣徒奮呼挺身
鬪虜兩日俘斬虜遂絕迹西南督臣虽死亦足上报
恩遇然而金鏃遍身断肩削額黄沙掩骼忠義誰
憐嗟乎痛哉使臣尽願為王事死則滿朝哀颯可以

立振而第人語督臣靡不悲悼則朝野忠義尚在人
心 皇上或可假此以作人心之忠義而非臣所敢
仰干者也但念忠魂嗚咽腕腐心摧臣之不忍負友
正犹臣友之不忍負皇上終不敢愛一死也謹候斧
鑕具疏上聞臣不勝悽惋战慄之至

此稿成之己卯八月 都門識面者皆劝沮云禍
莫測且貽盧公害後達之銀臺亦戒勿上遂沉筭
底予未能以公之情達九重請以之告四海得乎

祭文附

維崇禎十一年歲次戊寅之臘司馬盧公死王事

在恒陽越明年之正月同邑後車生惠士自范陽赴

樞所謹以絮炙匍匐泣而言曰嗚呼天為社稷生李

晟公胡不為社稷生乃為社稷死耶嗟公死矣誰為

皇上謀社稷計封疆鎖鈐北門以能禦虜耶唯公死

矣誰為 皇上明大義正人心凜々然大声泚金縢

之謀耶嗟公死矣誰為 皇上撫字蒼生俾畿南三

郡戴若父母耶嗟公死矣誰為 皇上披甲卧戈誓

同甘苦作万里之长城耶嗟公死矣誰為 皇上繕
城堡與民致粟化沙漠為樂土耶嗟公死矣誰為
皇上絕餽遺請託之路而使臣廷無債帥耶嗟公死
矣誰為 皇上身先士卒親冒鋒刃不避難死勤
王事耶嗟為社稷生則生為社稷死則死之公何不
可死而獨社稷計公何以可死耶誰秉國謀而死之
非常國擅權者死之耶嗟公死矣公死不忘社稷尚
其告諸二祖天在之靈乃大降罰殛于叔奸俾 朝
廷之上知君不可欺國不可賣我不可殺和金幣不

可入虜穴忠謀不可抑之使勿遂正氣不可折銜之
使勿揚將 二祖掃蕩腥羶冠帶三百年之中國赫

然丕振較之死作厲鬼殺賊者相去誠万里遙也叔
奸為國賊國賊除則何凶奴之頭不可斷單于之頭
不可繫而公之死亦何不可瞑目所不可瞑目叔奸
之焰未易撲滅則奴禍終未易熄也始而講撫繼必
和親又繼而割地往事誠可痛鑒公不忍坐視覆轍
而奮不顧以明春秋之義絕城下之盟公為社稷死
正為社稷生也社稷有靈藉公生而 存則公胡不

以死以与叔奸争社稷倚公之生死以磐石而公死
奚容悲耶某卧病范陽聞公死悲泣不能起三晝夜
後收泪而嘆公之生斯無愧礼于友道懷慚而弟孤
身旅寄万死一生犹得免于难而致身于公之柩側
以展其哀倘亦藉公之灵念故人之顛危困厄而呵
獲之以脱于瀕死之地公亦欢然飲故人之酒安見
恒山之陽不可以枕之公臚而世之人以嘯下焉歸
者無社稷之任者也嗟公死矣社稷何如試看今日
之謀社稷者正未知何所終極而徒恨其死莫可贖

公誠置身於恒山之巔與白雲青天相揖讓亦何所
私忿於奸人而不暢然于偃仰也哉為之誄曰遇明
君兮思水親遭權相兮成釜鬻殿上如虎兮以爭忠
爰激直兮誰與倫憂社稷兮以身殉公直含笑兮四
海之人心膺忿而填恨哀哉尚饗



